

布棋似布阵 点子如点兵 平阳人看象棋文化

本报记者 许丹丹



象棋使用方形格状棋盘，圆形棋子共32个，红黑二色各占一半，摆放和活动在交叉点上。双方交替行棋，先被“将死”的一方落败。其用具简单，趣味性强，成为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。

平阳历史悠久，文风鼎盛，历经1700多年积淀，象棋文化更是源远流长。近年来，我县学习象棋的人数一直在不断上升，在各大赛事中也连创佳绩。那么，在平阳人眼中，象棋文化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？目前象棋在我县的发展情况如何……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进行了采访。

象棋文化的起源

中国象棋属于二人对抗性游戏的一种。相传，象棋中的“象”指的是舜的弟弟。他喜欢打打杀杀，发明了一种用来模拟战争的游戏，这种游戏就被称为“象棋”。象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名著《楚辞·招魂》中就有：“蔽象棋，有六博兮。”这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“象棋”，当然那时的“象棋”还不是现在的象棋。

象棋最早被称为“象戏”。在唐代，它与早期的国际象棋形制有颇多相似之处；到了宋朝，象棋得以发展、流行，诸如李清照、刘克庄等文学家，洪遵、文天祥等政治家，都爱好象棋；明清以后，象奕记载更是不绝于史。直到今天，北港地区还留存着平棋、下炮、马车、驷马等象棋特色村名。

象棋作为中国传统棋类益智游戏，与国际象棋及围棋并列世界三大棋类，是中国正式开展的78个体育运动项目之一，也是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。

象棋在平阳

2015年至今，我县作为全国象棋之乡，大力推动象棋运动发展，举办过国际、全国赛事9场，省级（浙江）赛事6场，市级赛事15场；参加省级赛事34场，市级赛事17场。

过去，平阳还没有专业的象棋培训机构，许多人都是自学入门。县象棋协会副会长林乃军告诉记者：“1983年，也就是我三年级的时候，有次路过供销社，看到象棋就喜欢上了。当时家里条件一般，我攒了好久的钱，从乡下走到城里买下那副惦记了很久的象棋。”林先生告诉记者，当时还没有象棋班，他和同学们都是通过自学和互相交流来增加棋力的。1995年，林先生上班后，参加了教育系统举办的教工象棋比赛，并获得了第一名。从此，他与象棋的缘分更深了。

过去，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课本以外的爱好是浪费时间、影响学习。林先生说，在那样的大环境下，长辈能够支持他下象棋真的很不容易。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。



近年来，随着象棋文化的推广及家长对素质教育的重视，由县文广旅体局主办的“棋王赛”、公益课、象棋进校园以及县象棋协会自主举办的象棋进图书馆、儿童象棋比赛等活动，大大提高了象棋文化的影响力。如今，象棋已经作为选修课“走进”34所学校，在职、外聘任教老师有41位，班级71个，学生2370名。

近几年，县象棋协会引进了“元萝卜”AI下棋机器人对学生进行训练。该机器人拥有人类象棋大师级别的棋力，同时具备机械臂，可完成下棋动作并与对手互动，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喜爱。

“人机”双管齐下，让更多人爱上象棋、学习象棋，我县也因此在象棋赛事中

取得了不少成果。今年7月，在温州市第六届“鲁永钞杯”象棋比赛中，我县申恩炫获得少儿男子组第一名；在今年11月份的苍南县第三届“棋协杯”象棋比赛中，我县获得了团体一等奖，个人比赛中，我县潘士强获得第一名，陈景快获得第二名，卢孔庆获得第五名……

“象棋不仅具有教育意义，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专注力、记忆力和抗压能力。下象棋能让孩子懂规矩、守规则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培养出更多更强的象棋选手，让弈棋之风吹进寻常百姓家，从而让平阳‘象棋之乡’的美誉更加名副其实。”县象棋协会会长宋玉英说。

我的兵团生活始末

王传林



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8年多，从21岁至29岁。我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塞外荒漠。

1969年4月，我县开始动员“老三届”毕业生支边支农。我家兄妹四人都是平中学生，是支边下乡对象。我响应号召，最早写了“支边”决心书，在县有线广播站播出。县广播站记者来我家采访，让我与父母在县政协宿舍的中堂屋檐下合影。

最初，我是想去北大荒的。在“三八棉织厂”当工人的母亲支持我，说：“东北的黑土地肥沃得很。”我向往黑龙江的另一个原因是，我喜欢俄语，“文革”中仍在自学。北大荒离苏联很近，俄语有用武之地。

5月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来我县招兵。九连柯副连长在县人民大会堂说：“兵团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；兵团不是移民农场，是屯垦戍边，隶属于北京军区；兵团的生产生活是军队化管理；那里的哈密瓜特别甜，小米饭特别香……”我被“忽悠”了，只觉得建设兵团是准部队，又正规又荣耀，就去报了名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柯副连长4月份刚在北京招过兵，恰好去过我未来岳父家。婚后我听爱人说：“这位柯副连长当时还说，兵团优先招干部子女，‘黑五类’想去还不收呢！”

1969年6月15日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们81名新战士乘长途汽车从家门口的广场出发。母亲挤在送行的人群中，朝车里喊了声：“阿林，走好！”我的鼻子有点酸，50多年了，那声音仍在我耳边回荡。6月19日，我们全体知青在内蒙古临河站下了火车。我负责押运行李，比别人晚一天到连队。敞篷大卡车装着行李一直往西开，过了杭锦后旗后越来越荒凉。地上没路了，汽车只能在沙

包间穿行。经过团部后，再往西南行了十来公里，我看见了路边的土豆秧——快到连队了，几排白色的平房就坐落在沙丘间的一片空地上。

我被分在九连一排一班，班长是包头人，姓田。他说，你们这批浙江人真行，昨天一到就闹开了，说是被骗来了。我说，柯副连长所介绍的与我们所见的完全不同。新兵们情绪低落。连部要求老兵做思想工作。班长安慰道：“你们来了就有房子住，我们来时住窝棚。这房子还是我们脱坯盖的。”班长此时还不敢说这里春秋两季经常刮大风，飞沙走石遮天蔽日，几十米外不辨牛羊。

真正令我沮丧的不是自然环境，因为我有思想有准备。在家时，我舅就劝过我，别去内蒙，那里是沙漠，很苦的。那时没有工资，开始每月只有6元零花钱，次年每月增加1元，如此连续4年后才取消供给制，改为月工资30元。我们的痛苦还因为土壤盐碱化。四团小麦亩产普遍只有35至50公斤，玉米75公斤，不少地方连种子都收不回，亩产200来公斤的算是高产试验田了。我当年的日记本上写着：“1971年，连党支部计划人均产粮6010斤。”实际上，顶多只有计划的30%，连自产自足的目标都未能实现。有人饿得到食堂偷窝窝头，有人得了“瘧病”……我们的劳作不算太累，与东北我哥他们比差远了。管理我们的现役军人着急复员转业，基本放任自流。我们干多少算多少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没有劳动定额，打饭都是按人头给饭菜。我们每天在外时间不超过8小时，包括路上时间和田间休息，一刮风就提前收工。一天，四团张副政委来到我们一班，就劳动定额、奖励罚懒问题征求大家意见。我说每个月只有七八元，还怎么

罚？不让吃饭吗？劳动定额试行了一段时间，毫无效果。问题在于干得快的人，多给他们的几元奖金也是买了糖果分给大家。

我在连队务农5年，干过各种农活，如锄禾间苗、挑沙、挖渠清渠、浇水、清马厩送肥、收割庄稼、脱坯盖房、盖猪圈等。我脱的还有棱有角，可以直接烧成砖，在野外用来盖七八米高的烟囱，即使风吹雨淋也能六七年不倒。我在连队没请过一天病假，每次探亲都及时归队，老实本分。

在连队里，我每天学习《毛主席语录》，背诵《老三篇》。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，中外古今文学名著被列为“封资修”禁书，打扑克、下棋也是不被允许的。让我们的日子有点盼头的是每半个月左右有一场露天电影，不过当时放来放去就那么几部电影，如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和革命样板戏。这些电影我翻来覆去地看，都能背下来了。一次，放映的是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。大家看了一遍还不过瘾，硬不让放映员走，要求再放一遍。放映员被逼无奈，只好说“下不为例”。

除了出工，我们还每天出操、开班会，天天读，时不时搞野外拉练，还有学大寨、批林批孔，每年开展评五好战士等活动。我们忙忙碌碌，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一点点流逝。我喜欢读书，在工余时间和田间休息时学俄语。我还让家里人把中学数理化课本寄来。探亲时路过北京，我还买了些政治、经济学方面的书籍。1973年，连队以班为单位推荐战士上大学。全连选5人参加团里的文化课考试，其中有我。我的考试成绩全团第二名，却没上成大学。我填报的志愿是沈阳医药学院，我忘了自己是红绿色盲，体检肯定通不过，不过在体检之前我就被淘汰了，因为有人诬告我拉票。

那年张铁生虽然成了“白卷英雄”，但是战士们学习文化课的积极性还是起来了。连里成立了好几个兴趣小组，其中有俄语小组。北京师大女附中几个女生曾学过俄语，请我去辅导，地点就在旧食堂小屋，但是没学几次就停了。我劝她们想办法学英语——尼克松访华，学英语前程远大。

1974年夏，连长推荐我上团部中学代课，当语文老师。从田间来到校园，我深知自己难以胜任初三语文教学，便抓紧时间边学边教。代课这段时间的积累为我后来高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75年5月至10月，现役军人大批复员，去往内地。现役军人走后，建设兵团并入内蒙古农垦系统，各团改为农场，连队变为分场。在校教书期间，我认识了我未来的妻子。我们俩才共事了一年。她于1975年夏就“困退”回河北保定满城县了。在校时我和她只是同事。记得她走时，我送了她一本笔记本，上面写“赵老师留念”。没料到两个月后，她给我来信，问我对于个人问题有何打算。我说你都走了，我又走不了，说也没用。她说可以把我调出来。

1977年夏，我离开了内蒙，在满城县中学代课，后调到该县的辛章中学教俄语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高考恢复。我于1978年以高分考上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。两个月后，我的俄语老师劝我们改专业，因为中苏关系又恶化了。于是，全班转到该校经济系苏联经济专业。毕业分配时，河北社科院和河北外贸局两个单位由我先挑，我选择了社科院。我岳母大为不满，说我为什么不做外贸。1991年底，我留苏回国后，我的苏联导师多次来信，希望我从事中俄贸易。我心动了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《资本论》研究。

